

秦始皇

统御篇·集权御臣，一统天下

——秦始皇的人生得失

秦始皇

“秦者古今之界”、“后世皆事秦”秦始皇建立的封建政治体系延绵 2000 年而没有本质的变化；统一的文字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之一。其政治远见和权谋智慧不得不令人叹服，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1. 兵器铸铜人 皇权仪天下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剪灭群雄之后，堆积如山的六国兵器已失去它原有的价值。在秦始皇看来，他不再需要动用这些兵器去为他完成什么使命，更不会允许有什么其他人动用这些兵器来危害自己的江山社稷。如何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兵器呢？

在谋士们的参议下，秦始皇终于制定出了处理六国残留兵器的方案，即将这些兵器全部熔铸。六国兵器除楚兵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铁制兵器外，其余多数为铜制兵器。铁制兵器熔铸后可制作各种农具（秦国各级官府中很早就大量的各种铁家具租给农户使用），而堆积如山的铜兵器熔铸后却一时派不上用场。于是有人提出建议，将铜兵器熔铸成巨型铜人像，立于正在修建中的阿房宫前殿的宫门两旁，既可以使天下的人再也得不到兵器，又可以壮天子宫殿之威，同时又可以向天下人宣示兵戈永不再用，永享天下太平。秦始皇欣然地批准了这一建议。至于所铸铜人的人数，由于秦王朝是“度以六为名”，任何器物的复数均要与“六”相配合，而所铸的铜人像立于宫门前通道的两侧，那么当然是要铸成十二个铜人了。这就是《三辅黄图》所说

的‘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人 立于宫门。’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说：“收天下兵 聚之咸阳 销以为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 置廷宫中。”《史记》与《三辅黄图》的记载 为我们了解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熔铸铜人的始末及其目的，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公元前 221 年 即在秦统一天下的这一年 秦始皇正式下达了销毁六国兵器、熔铸十二铜人的命令 工作随即开始。熔铸十二铜人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 文献中亦不乏其他记载。《汉书·五行志》说：“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有大人长五丈 足履六尺 皆夷狄服 凡十二人 见于临洮（今甘肃县）天



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安定秩序、防止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暴动、向天下人民宣示太平盛世的到来，是秦始皇收缴兵器、熔铸铜人的初衷。

彭斐 文池曰：

以收缴和销毁武器来谋求天下太平，现在看来是件很可笑的事，不过在当时那种人心思定的情况

下，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民心的作用。后人不是也常用解甲、归库，马放南山来形容天下太平？

仁者无敌

自古以来大规模的战争，其目的几乎都是为争得天下。但究竟什么是“天下”？天下究竟为何人所有？历代的军事谋略家都十分关注它，认为这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楔子。其实这也是最为根本的人生智慧。

中国最早的军事谋略家之一姜尚在《六韬·文韬·文师》中，说过一段具有生命力的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他接着慢条斯理、又很自信地讲：

天有四时，地有物产，能与天下人共同享受，这就是仁爱。仁爱在谁身上体现，天下人就向往谁。仁爱的力量能免除死神的威胁，解除困难，消除祸患，救助危急，这就是恩德。恩德在谁身上体现，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能与天下的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这就是道义。道义在谁身上体现，天下的人就归顺他。凡是人都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喜爱仁德而追求利益，能让天下人都能获得利益的，这就是王道。王道体现在谁的身上，天下的人就会归心于他。

他的声音宏亮、悠远，底气十足。这是一个三千多年以前的中国智者的声音。一个三千年前的古人，他讲得多么精辟、奇妙，讲得那么朴实、雅致，有人一听说谋略智慧，好像就是耍一点小聪明，其实这是小人之思。太公的话表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胜人。从而表现

出一种人生的智慧：纲举目张。

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治理天下者要以大众为重，而不能以自己的一己私欲来治理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道民心不可违，如果一个帝王讲仁、义、道、德，那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他也就继续为人们所承认，如果他不以仁、义、道、德来治理天下，那他就会失去天下，为人们所打倒。我们在人生的程途中，也要讲究最起码的人生道德准则。人最起码的就是要有品格，人生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仁、义、道、德，是胸怀天下，是自觉的付出和自然的回报的双向运作。如果一个人能有此胸襟，那么他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不讲一点仁、义、道、德，那么他的人生最终将是黯淡的。即使他有些谋略，也将被后人看作是“小人的卑劣伎俩”。小人，谁愿意做一个小人？小人的“智慧”谁瞧得起？

《六韬》为宫事谋略著作，为什么一开始就讲“文韬”？这是颇有深意的。他认为，军事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一种延续，军事斗争胜利的最重要保障，是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威制天下。其后历代的兵家们都以此认识军事斗争的根本。人生从本质上来讲亦是斗争，但斗争的目标是品种和公理，在为公理和正义的斗争中，才有真正的智慧可言。要求得到智慧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要认识一个大写的“人”字。讲军事谋略，讲人生智慧，最根本的都要讲人，人的目标、人的品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这

样吗？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政通人和、国富民强？首先是“顺道而动”、“因民而虑”。《淮南子·兵略训》说：“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如果帝王时时想天下的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用人民的力量来为人民平息战端，那就会“天下为向”、“天下为斗”。这样，哪里还有不可战胜之敌呢？所以，兵圣孙子说，所谓道者，就是人民与君主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人民就可以与君主共生共死。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吗？一个人做到了处处为他人着想，时时为他人做好事，那他的朋友就会满天下了。这样的人生境界，谁不向往？

要以仁政行天下，这是对于帝王的要求，也是对于开明政治的要求。一个政权是否开明，一是是否得道，二是是否施行仁政。战国军事家司马穰直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之正。”他说，什么是为政的正道呢？就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可谓言简意赅。

姜太公对于自己的国君可以说是苦口婆心：

国君不肖，那么国家就会危亡而民众就会闹事；国君贤圣，那么国家就会安定，民众就会服从统治，国家和人民的祸福在国君，而不在天神。君王要以开阔的胸怀来治理国家，国家才能安定、兴旺。以仁政行天下，国家命运的兴旺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胸怀比天大，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比天大，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德施于天下，然后才能胸怀天下；恩惠施于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威大于天下，然后才会不失天下。遇事当机立断，就要像天道不能改变，就像四季不能更变一样。

如果我们普通人也能像太公讲的那样，那就可以以信义取信于天下，虽然我们不是王不是帝，但我们对人类的作用不会小

于王或者是帝。所以要有这种自信。每一个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失败的人之所以失败，完全在于他自身。所以有一句俗话说：人不会被别人打倒，倒是总是被自己打倒。

孟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仁者无敌”。仁政是相对于暴政而言的。在历史上，那些施行仁政者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名垂青史，那些施行暴政者，人民就会推翻他，遗臭万年。

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要使国富民强，作为帝王来说，也就只有采取富民政策。这是仁政思想的延续。姜太公说：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圣人则是有思想、有道德、有影响力的人，圣者贤者皆归之。何愁天下不安、不乐、不福。太公对于爱民之道的论述精妙极了。在他之后，这样的论述实属少见。如何理解“泽及于民”？他认为君王要施恩于天下，同时要“因之”、“化之”。他说，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百姓有固定的生业，天下的人都安于生业，人心就会安定。最佳的政治，是顺应人心来治理人民，其次是教化百姓为治。人民接受教化而服从政令，上天无为却可以生长万物，人民不需要施舍，就能达到富裕之生活。

民心所向，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谁也没有本领阻挡它。所以近代军事家胡林翼说得好：百姓者，军旅之根本，必爱民然后能打仗。

战国时代军事谋略家尉缭说：“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轂，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

好一个“兵胜于朝廷”。尉缭将军说得真是好极了。通过与这些中国古代兵家们的对话，难道我们还不能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吗？中国古代军事谋略与西方军事谋略的根本区别也许正在这里：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军事谋略家从来不将军事当作一个与政治、经济、外交无关的对象来研究，在他们看来，军事从来

就是和政治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强弱不是靠军事就可以解决，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暴力形式。军事往往要和政治、经济、外交一起才能取得真正的和长期的胜利。如果君王或国家的政治是开明的，政治符合上天之道、下民之心，君王施行的是爱民之道、仁政之道、礼法之制，那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富强，军力就会强大。这个国家往往就会无敌于天下，还往往会消弥战端于未然，因为它能威制天下。这也正是中国道家的祖先老子所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也说：“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这种全方位的军事战略观念，对后代军事谋略家有深远影响。

古人说：“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风气决不是陡然而成，必然有个渐渐形成的过程，有外部条件，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朝廷是否政治清明，君主是否仁德明察。因此，由风气便可以判断国家的情况和君主的品性。不论是身居庙堂，还是处于林泉，亦或是闹市商肆，对国家是治是乱，完全可以通过周围的风气变化来洞察其间的变化与差别。

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有责任由风气之先来判别大势，见义勇为，为国分忧，为天下大治献策。而不应当处于乱世便去投机钻营，为虎作伥，或者明哲保身，充耳不闻窗外事，丧志消沉，潦倒终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言，君之准则也。

朋友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齐人孙臆和魏人庞涓结为兄弟，从师于鬼谷子，同学兵法。三年后，庞涓听说魏国正在广招贤才，访求将相，顿时怦然心动，要下山去魏国应聘，鬼谷子也欣然放行。下山前，庞涓对孙臆

说：“我们是兄弟之交，他日如果我能够有所成就，一定会向魏王推荐你。”孙臆一听，感激万分，当下与庞涓拜别。孙臆回山后，鬼谷子又独传孙臆《兵法》十三篇。

庞涓来到魏国，拜见魏惠王，尽述自己所学，甚至不惜夸张。魏惠王一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便拜他为帅，同时身兼军师之职。庞涓终日训练士兵，先后战胜了卫、宋等小国，宋、鲁、卫、郑等国的国君也相继来魏朝拜，庞涓便以为自己立下了盖世奇功。

当时著名游侠墨翟游历名山，来探访旧友鬼谷子，甚为欣赏孙臆的学识，却奇怪他为什么不下山建功立业。孙臆便把自己和庞涓的约定告诉了墨翟。墨翟自告奋勇地说：“先让我去探一探庞涓的意思。”

墨翟来到魏国，先会见了庞涓，见庞涓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便知他没有引荐孙臆的意思，于是直接去拜见魏惠王。魏惠王与墨翟一交谈，非常赏识墨翟的才能，想留住他，墨翟推辞说：“我是一个山野之人，没什么本事，但有一个人叫孙臆，是孙武的后代，有大将之才，师从鬼谷子，你为何不用他呢？”

魏王问：“他和庞涓都师从鬼谷子，哪一个更好呢？”

墨翟说：“孙臆独得鬼谷子秘传，天下无敌，不要说庞涓了。”

墨翟走后，魏王召来庞涓，问：“听说你有一个师弟叫孙臆，独得鬼谷子秘传，天下无敌，你为什么不给我引荐呢？”

庞涓对答道：“我不是不知道孙臆的才能，只是他是齐人，家人都在齐国。如果在魏国做官，必然会偏向齐国。所以我不敢向你推荐他。”

魏王说：“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我是那种只用本国之人的国君吗？”

庞涓只好说：“那我把他请来吧！”但心里却想，如今魏国的兵权控制在我一个人手中，若孙臆来了，必然会夺宠。既然魏王

有命 那也不能不依 只有等他来了 再害他。于是修书一封 命人带给孙臧。孙臧看了信十分高兴，便告别鬼谷子去魏国了。

孙臧见到庞涓，立刻感谢他的引荐之恩。庞涓把他带到魏王跟前。一交谈 魏王发现他果然满腹经纶 十分高兴 便对庞涓说：“寡人想封孙先生为副军师，与你共掌兵权，你的意思怎么样？”

庞涓说：“臣与孙臧同窗结义，他是我的兄长，岂能居于我之下。不如先拜为客卿，等有了功绩，我自当让位，甘居其下。”魏王便依他所言，拜孙臧为客卿。客卿就是不以臣子对待，外表看上去地位崇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

庞涓见他所学和才识都高于自己，更是狠下心来要除之而后快，庞涓见孙臧本性纯朴，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便把突破



口选在他的身世。

一天 孙臆上朝归来 遇到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汉子。这汉子拦住他 问道：“你就是孙臆客卿吗？”

孙臆便把他带回府上。那人说：“我叫丁乙 我这里有一封令兄让我转交的信。”便将信交给孙臆 孙臆拆开一看 原来是他的兄长孙平写的信 信上尽述思念的话 要他回到故乡。孙臆看后 信以为真 不禁大哭起来。

丁乙又说：“你的兄长要我见到你后告诉你 早点回家 好骨肉相聚。”

孙臆说：“不行 我已经在为魏王做事了。”于是隆重地款街了丁乙 并写了回信。信中最后说：“弟已在魏国做官了 不能回去 以后有了建树 再把你们接过来住。”

谁知 这个丁乙是庞涓的心腹徐甲 庞涓模仿了孙臆兄长的笔迹 伪造了这封信。由于孙臆很小就离开家 也分不出笔迹来了，还真信以为真了。庞涓骗回孙臆的书信，把最后几句话改为：“我虽在魏国 但心悬故土 很快就会考虑回国。如果齐王不嫌弃的话 我会为他出谋划策。”然后入朝把这封信交给了魏王。

魏王看完 说：“孙臆心悬故土 这可以理解。难道他这是因为寡人没有重用他 他无法发挥才能吗？”

庞涓说：“孙臆祖上孙武当年做了吴国大将 但后来还是回到了齐国。父母之邦 谁能忘情呢 大王虽然重用孙臆 但孙臆已经思念齐国了，必然不能为魏国尽力。而且孙臆的才能不下于臣 如果齐国用他做大将 必然会同魏国争雄的 这是大王日后的隐患啊！我看不如趁早把他杀了。”

魏王说：“孙臆是应召而来的 如今罪状尚不明显 如果我杀了他 恐怕天下人说我不会善待贤士。”

庞涓说：“大王说的很有道理。不如这样 我再去劝劝孙臆，如果他愿意留下 那就给他以高官厚禄 否则 就让臣来处理 臣

自有处置的办法。”

魏王便同意了。庞涓辞别了魏王 去拜见孙臧 问道：“听说兄长得到了家中来信？”

孙臧对他全无戒心 老老实实地说：“是的。”同时还告诉了他 他兄长要他回家的感情。

庞涓说：“兄弟久未回家了 不如向魏王请一两个月假回家看看。”

孙臧说：“只怕会被大王怀疑 不答应。”

庞涓假意宽慰说：“没事 我会为你求请的。”

当夜 庞涓便去参见魏王 奏道：“臣奉大王之命前去调查，发现他果然一心想回去，而且有不少怨言。如果他向您请假回家 您就可以治他私通齐国之罪。”

第二天，孙臧果然进言要求请假一月回家省亲。魏王顿时大怒 在他的假条上批注：“孙臧私通齐国 今天又请假 明显有背叛魏国之心 有负寡人委任之望。可以削去官职 抓回问罪。”

军政司奉旨 把孙臧拿到军师府请庞涓发落。庞涓一见 佯装惊讶地说：“兄长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军政司便宣读了魏王的指令。庞涓领旨后 对孙臧说：“兄长受此奇冤 我一定会到魏王面前去保救你。”

庞涓见到魏王 说：“孙臧虽有私通之罪 但罪不至死。以臣的看法 不如把他的膝盖骨给削掉 使他成为废人 不能回齐国，这样既保住了他的命 又没有了后患 岂不是两全其美？”

魏王点头赞道：“爱卿这个主意非常好。”

庞涓告别魏王 回到府中 对孙臧说：“魏王十分恼怒 要杀掉你 后来我再三求情 才保全了你的性命 但需要削去你的膝盖骨。没办法 这是魏国法度 我已经尽力了。”

孙臧叹道：“老师曾对我说 虽会被残害 但无性命之忧 今天能保住脑袋 全靠贤弟了 这个大恩我将牢记在心。”

庞涓立即命人将孙臧绑起来，削去双腿膝盖骨。孙臧惨叫一声昏绝倒地。庞涓又叫人用针在他脸上刺下‘私通外国’四个字。庞涓却假意啼哭，给他包扎伤口。

庞涓挟‘恩’要孙臧传授《孙子兵法》孙臧非常慷慨地答应了。后来服侍孙臧的一个奴仆见孙臧可怜便把庞涓的阴谋告诉给孙臧。孙臧这才了解庞涓用心之险恶，于是不再抄写《孙子兵法》假装发疯了，打消庞涓的戒心，最后在墨翟和田忌的帮助下被救回齐国。

孙臧在兵法上比庞涓厉害，但在权术上却不如庞涓，结果身受酷刑，差点死于非命。

孙臧识人之能太差了。墨翟一眼就看出庞涓的野心，可孙臧和他交往了几十年却一点也没看透。他一再被庞涓的虚情假义所迷惑，从而一点一点地陷入了庞涓的圈套中。要认识一个人真的是很难，甚至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了解，孙臧之所以未能看透庞涓，只因他被两人之间所谓的结拜情义所蒙蔽。

有人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来自于身边之人，朋友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种话似乎有点夸张、过火。真正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朋友，还是有很多，但是你却不得不提防。

尤其在涉及权力、利益、功名这些方面，争夺往往是残酷无比的。对于领导者来说，如何有效地实现对权力的控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彭斐文池曰：

他人即地狱。从孙臧和庞涓的故事还真能看出几方存在主义的意味。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寝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 权力就是一切。因此 怎样有效地控制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乃至志士和野心家所关注的问题。

得权者想永久地控制权力 无权者想得到权力。于是 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无休止的斗争，中国的古代社会，就在得权——失权、无权——争权的痛苦的轮回中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据说农民起义能够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于这一宏辞阔论，在此先不予讨论，农民起义能够促进权力的转换倒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当政治腐败、沉渣泛起、浮在社会上层的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的时候，农民起义了，把社会渣子给泛到底层，把一些精英分子泛到社会的上层。但过了不久，原来的那些精英开始蜕变发霉，变成渣子了，农民就又起义，再把他们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起义是不是像历史的车轮，先不必说，倒确实像置于历史长河上的一架老水车，不断地转动，在转动中把倒干了水的水筒转下来，把饱装了水的水筒提上去。也就是使有权者失权，无权者有权，农民起义真是一部权力转换的机器，是社会转动的润滑剂。

看来 不论大权与小权 想“传之子孙”把住不放 是不大可能的 用今天话说 叫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然而，掌权者还是梦想永远掌握权力，他们总是不愿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权力，尤其是那些帝王们，谁原意承认自己的王朝也像前代一样是历史过客呢？谁不认为自己的王朝是人类的最后的王朝或是最后的归宿呢？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集中权力 巩固王朝。其实 办法不多 经过广大帝王们的反复实践 也只能总结出那么几条经验。

一曰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下，尤其是功臣，特别是开国功臣，最突出的是开国武将，一定要斩草除根 否则 他们手

握大权，日久必生二心。

二曰结纳笼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个开国帝王都要杀戮功臣 独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不然 他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 实属难能可贵。

三曰武大郎开店。最保险的做法是用白痴、傻子 不用贤能之士。让手下人全觉得你是文曲星投胎 武曲星转世 崇拜畏惧尚且不及，哪里还有人来夺你的权？只是这样一来，也有问题，对内权力可谓无忧，对外却就有忧了。尤其是外敌入侵或是内生变乱 何人可使 何人可用 即使亲自出马，一帮土偶木梗还是不能成事 最终还是要失去权力。这类例子太多了 几乎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如此 贤人远去 小人毕至。朝廷之上的一群小爬虫 如果不是出于无能而真诚地侍奉君主 那就是包藏祸心或为一己之利而陷君不义或祸国殃民了。

赵匡胤似乎没有用上述的办法 而是创立了一种新方式 权力和平过渡。虽避免了以上方法的缺点，但这方法副作用更大：武备松弛 边防不固 积弱不振。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生于公元 927 年(唐天成二年) 祖籍涿郡 其父赵殷 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虽然如此 赵匡胤也只读过几年的书 无力继续深造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遗憾 因为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 倒是极爱枪棒 又兼生就得力大无比 在不经意间就学了一身武艺。在 21 岁时娶妻，但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 就决心独闯天下。

五代时期，正是群雄逐鹿之时。赵匡胤在乱世中登上了皇位。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 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 就对前朝重臣大加拉笼。他把原后周皇帝改为郑王，对宰相范质等人给以优厚的赏赐 并让他们官保原职。这样 洛阳很快就安定了下

来。外藩中也多有归附 至于个别反对他的藩镇节度使 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平服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龙庭。

接下来的问题是统一全国。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的失眠，干脆出门 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 两人一起去找赵普 想听听他的意见。赵普闻报急忙出迎 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

赵普问：“深夜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 尽是他人地盘 我如何能够安眠 故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南征北战 统一中国 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吾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 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

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 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 如果占为己有 那么 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 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 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 太原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 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

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而 并不能马上出征 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 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 深知禁军的重要 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 961 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 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 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 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 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 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 根基益深 自

己如果出征在外 实在放心不下。于是 他想出了一条解除他们兵权的计策。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 赵匡胤专门设宴 把石守信等人招来一起饮酒 在酒会之上 赵匡胤特意劝大家开怀畅饮 在酒酣耳热之际 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 装出一副深有感慨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 长叹一声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 哪里能当皇帝 但你们不知道 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 倒不如当个节度使痛快些。我啊 晚上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一听 觉得疑惑不解 连问为了什么 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吗 我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 知道赵匡胤话中有话 阴摆着是怀疑将领们有谋权篡位之心 边叩头边问道：“陛下怎么这么说呢 现在天命已定 谁还敢有异心呢？”

赵匡胤慢悠悠地说：“是啊 你们是没有异心 但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呢？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 也是推脱不掉的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 真是吓得汗流浹背 慌忙跪下 颠首哭道：“我们这些人愚昧得很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请求陛下开恩 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见火候已到 就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 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 飞逝而过 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 厚自娱乐 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 出外当个地方官 再多买些良田美宅 多置些歌儿舞女 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以来 臣君相安 两无猜忌 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 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 拨云见日 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真是生死大恩啊！”